

ZOUJINMINGZUOJIA

走近

名

作家

——
中国名作家生活写真

涂光群

主编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ZHONGGUO MINGZUOJIA
SHENGHUO XIEZHEN



走近

名

作家

——中国名作家生活写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近名作家:中国名作家生活写真/涂光群主编.
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0.12
ISBN 7-5432-0464-9

I. 走... II. 涂... III. 作家-传记-中国-现代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57236号

责任编辑 王安全

装帧设计 谷夫平面设计工作室

走近名作家

——中国名作家生活写真

涂光群 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上海新华路200号 邮编200052)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 字数 209千字

2000年12月第1版 200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 001 - 6 000

ISBN 7-5432-0464-9/I·83

定价 14.50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公司管理部联系。T:56135113

妙在真实、传神

——序言

前些年写传记文学曾是一种禁忌，生怕被人说成是为某某人“树碑立传”，用北京人的话来说，那就“栽了”或“崴了”。

改革开放这二十多年，传记文学及传记类作品繁荣昌盛，但真正好读、耐读的佳作，还不是很多。再则据我所知，写传记和传记文学者，业余的居多，不像西方国家那样，有一些精于此道的，在世界上颇有名气的作家。我国传记和传记文学的现状是，数量趋多，以至有一点滥。所谓滥，就是不精。根据别人作品拼凑，抄、炒之作不少，不必多说。再就是面面俱到、材料罗列、四平八稳的平庸之作也占相当数量。

十数年前，我受命主持一份传记类杂志时，我考虑了提高传记作品质量的问题。如何提高质量呢？我觉得要注意两条：一是传记或传记文学作品，不同于小说之类虚构作品，它的材料必须是真实的、客观的，如果不能存历史的真、人物的真，那就不能叫传记作品了（当然，传记小说是个例外，可以有所虚构）。再就是传记或传记文学在真实的基础上还要注意写得生动，而生动的核心问题是要使人物能传神。如何做到传记作品既讲求真实又写得传神呢？在编辑、组稿、选稿等工作上，我曾确立了几点想法并在刊物上与作者、读者沟通。第一，强调传记文学作品掌握第一手材料的重要性。这第一手材料的得来，需要作者艰苦努力，如深入了解传主及其周围人物、环境，认真搜求并研究、思考与

传主有关的已有的文字材料,等等。由此又有第二点想法,即物色事件的亲见亲历者,或最熟悉、了解某个传主的人,请他试笔来写这个人的传记。这样的人,当然多是业余作者,但因熟悉他笔下的人物,所以,有时其成功超出了他本人和约稿者预期的愿望。第三个设想,是根据杂志上发表的文稿,篇幅相对短小,而题材和作者多样的特点,要求作者写某个人物的传记,不必求其全,而宁可抓住传主一生中生活中有特色的某个片断,某一侧面,甚至某一瞬间,集中精细地描写,让人过目不忘。这反而较容易实现写人物“画龙点睛”、以少胜多之妙。“点睛”也就是要抓住对象的特点,要传其神,要深入其内里,所谓“入木三分”,不仅仅停留于“形似”的表面;这样,则对象也就活了,生动了。传说唐代大画家张僧繇画龙不敢点睛,因为他那大手笔一点睛,龙就活了,要飞走了。这寓意是说,点睛、传神,是很高超的艺术。其实我国传统史传作品,无论是先秦的《左传》、《国策》,还是汉代司马迁的《史记》,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都不乏用短小篇幅,简练生动的文字,传人物之神的佳作,范例甚多,不必一一列举。

而今呈献给读者的《走近名作家》这册书,是从那份杂志近十年来描写我国20世纪著名作家的众多篇章中精选出来,好看,而又值得一读的作品。

20世纪是个急骤变化的时代,处在这样的时代,中国作家、文化人的生活命运,当然也是曲折多变的,丰富的,他们敏感的心灵和丰富的内心世界,更是传记作者们该着力描写的。选编一本读者愿意看、喜欢看的关于中国著名作家的传记集萃的书,我自然注意了要使编入的作家的面广一些;再就是较注意选那些写名作家写得别开生面一点,即过去很少涉笔的那类题材(如名作家的内心世界、婚姻、家庭、日常生活等)的作品;还有就是

写过去人们知道得少的作家的作品。我想这样一本关于中国名作家的书，起码要让读者感觉新鲜、丰富、好读。然而说到底，还是这本书的质量，仍然要在真实、传神这四个字上做文章。

要说这些入选作品的佳处、妙处，也就是具备真实感和人物传神。作者们给予读者的是处在某一特定环境里真实的作家，有他们真实的生活情态、精神状态、个性特色，真实的为人处世，写文章、做学问的方式，真实的喜、怒、哀、乐、爱、恶，真实的魅力，等等。使我们这些普通读者通过阅读作品，有机会了解这些在我们心中曾是高踞于文学、学术殿堂，远离了我们，也仿佛远离了人间烟火，很神圣的名字。使他们走下高堂、神殿，来到我们中间，走进我们心灵深处，同我们亲近起来。

为了节省读者时间，我只想略说一下我这次重读这些作品的点滴感受。假如能对读者起点参考、提示的作用，我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第一部分选的是不分年代、辈分，而写得较深刻，独具特色的作品。

《郭沫若与日本妻子郭安娜》，是一位日本作者，来往于中国、日本，深入采访郭安娜本人，精心写成的文稿。写出了安娜眼中郭沫若的浪漫特性，爱国情怀和安娜对丈夫、对中国的深情。是了解郭沫若性格和新中国成立后回到中国定居的他忠诚的日本妻子，一篇难得的作品。

《作为世纪现象的萧乾》，一位北京生长的青年作家，采访历经沧桑的85岁老人，老报人、老作家萧乾的手记。此作看似信笔写来，却深入地探访了老人的心灵世界：历经坎坷，朴实无华，永远关爱着生养自己的那一片热土和她的兴衰荣辱。

我读这位作者关于萧乾先生晚年生活的文稿，有一种特殊感受，这也是关于他人品、文品和文学事业的评估，最后一次“拨

乱反正”。因为他曾经被“妖魔化”。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我读过一位著名左翼文化人《斥反动文艺》的文章，他主要指斥的，就是沈从文、朱光潜、萧乾三位，什么桃红色、蓝色、黑色，总之从政治上指斥他们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帮凶、帮闲。可想而知留在北京，并没有离开故土的他们，处境之艰难了。而他们半个世纪的追求和学问、文章，恰好证明了他们是热爱祖国，人品、文品，文学和学术成就，都值得人们钦敬的人。

第二部分文稿，包括关于丁玲、陈明的，钱钟书的，也都可以细品。

第三部分，重点选入的是写 20 世纪初期和中期名作家的文稿。

《飘零的诗魂》很像一篇传记小说。作者为 20 世纪初期有才华、有影响的作家、诗人，“情僧”——“(苏)曼殊大师”，就像是用简单的绘画“线条”，勾画了一幅生动的画像。

有些更短的短篇，或为同代人所写，或为后人所写，也为我们了解三四十年代，我国一批较活跃、而今却少为人知的作家、文人，如施蛰存、韩侍桁等，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有的或许是珍贵的，填补了文学史料的空白。

有几篇较长的作品也可一读，如《人生长恨水长东》，写了多产言情小说家张恨水笔名真实的由来，他曲折多变的婚姻，也为了解、研究这位作家提供一个窗口。这篇作品是一位作家家乡的作者，经过对作家的生活进行了一番调查、了解写成，其中不乏生动的篇章。

第四部分，多是一些见证人（如传主的亲人、朋友、学生）写当代名作家的作品。值得注意的，如：

写胡风的一篇，晓风的《胡风和路翎》。胡风先生作为左翼文艺理论家的历史地位，我们大多有所了解。然而作为著名的

文学杂志《七月》和《希望》的编辑、出版人，胡风先生的劳绩，特别是他甘作“泥土”，培育、扶持众多文学新人、作家成长的感人事迹，却很少人涉笔。晓风的一篇，写胡风当年，对有才华的青年作家路翎的发现和倾心的关怀、帮助，包括出版、宣传、推荐路翎初次出道的佳作，还有长篇小说《财主的儿女们》；以及胡风和路翎经历了数十年苦难又重聚的友谊。

两篇学生写老师的短稿，王冰的《我的老师吕荧》，卢岚的《心灵长青的梁宗岱先生》，生动地刻划了早年吕莹、梁宗岱两位学者教书育人，生机勃勃的形象和在厄运中坚持真理，宁折不弯的性格，虽篇幅短小，也是相当传神之作。

女作者伏妮采访写成的《萧军和他的三个妻子》，较深入地写了萧军耿直不阿的阳刚性格和对女人们的柔情，非对丈夫有深切理解的身边人，不能道出。

第五部分的其他作品，我想不再饶舌了。

涂光群

2000年6月28日完稿

目 录

1	鲁迅和朱安夫人
7	飘零的诗魂 ——写苏曼殊
31	郭沫若与日本妻子郭安娜
52	长寿作家郑逸梅
57	人生长恨水长东 ——张恨水的漫漫婚姻路
75	胡适的君子成人之美
78	忆王统照爷爷
82	闻一多与张光年
87	追怀老舍先生
98	记阿英
107	胡风和路翎
123	心灵长青的梁宗岱先生
130	死别生离未许愁 ——丁玲与陈明
151	施蛰存与鲁迅
158	父亲张天翼的最后十年
165	萧军和他的三个妻子

175	往事堪回首 ——怀念韩侍銜先生
182	记周扬
191	魔镜里的钱钟书
224	作为世纪现象之一的萧乾
241	我所知道的徐懋庸
247	永忆萧红
249	寻访覃晓晴
256	我的老师吕荧
262	记诗人郭小川 1970 年横渡长江
272	女作家三毛还乡



鲁迅和朱安夫人

辛古木

朱安是鲁迅的元配夫人，夫妻关系不好。他们的结合，不是基于爱情而是由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鲁迅极不满意，因而只有夫妻之名而无其实，这是人所共知的。

做媒人的是周家自族里的谦少奶奶。她是鲁迅远房叔祖周玉田的长媳，姓赵。她同鲁迅的母亲鲁瑞很好，是妯娌辈，说话投机，经常谈心来往，互相宽慰。谦少奶奶长相也好，被家里人

称为周家新台门里的王熙凤，可见是能说会道的人。她却不善于持家，常要借债度日，同鲁瑞的经济困难处境相同，因之两人很莫逆。她是受了婆婆玉田夫人的委托，把婆婆的内侄孙女朱安说给鲁瑞的大儿子周树人作媳妇。

朱安生于1878年，是绍兴城里丁家弄一户富裕之家的姑娘，她家祖上曾在扬州做过官，她父亲叫朱跃庭，胞兄朱小云。家有两幢三进的屋宇，有书房、大厅，有石池，花园，是当时绍兴城里屈指可数的殷富之家。

鲁迅生于1881年，比她要小三岁，但当时女大三岁，也是通行的。提亲时鲁迅18岁，在南京路矿学校读书。按照当时一般风俗，女子年过二十，已被视为嫁不出去的“老大姑娘”，一般只能希望做人家的继室，所以女方对此是主动的。玉田夫人为此事操心，托与鲁瑞交好的谦少奶奶办此事。谦少奶奶是婆婆的重托难违，自然说了些媒人的“好话”，使鲁瑞深信不疑。

婚事大约在1899年5月里决定的，但没有办正式订婚的仪式。直到1901年元月，传来了鲁迅祖父周福清即将免罪释放的消息，鲁瑞才于2月15日派人到丁家弄朱宅“请庚”，这算是正式的要结亲了。2月12日因考场舞弊案而被判处“斩监候”的祖父周福清果然开释回家来了。他在杭州监狱里关了八年，每年秋季总因怕被斩而纳贿走门路，保持了性命，家产因之荡尽，一命幸而保存，更幸而得到开释，在周家是件大喜事，同鲁迅的订亲一齐来，可称双喜临门了。

按绍兴风俗，“请庚”是在送“头盘”财礼之后，发送“二盘”财礼之前的事。表示要女方送来年庚八字，以便请人占卜，算命择吉成亲，举行婚礼。搞不清楚鲁瑞何时向朱家送财礼。这种“头盘”、“二盘”要相当金额和物品，她们家里那时的情况，是很难措办的。也许朱家急于成婚，减免这种财礼。此年冬天，鲁迅将由



路矿学堂毕业，正好可以办喜事，鲁瑞是预先计划好了的。不料鲁迅毕业后被学校保送到日本留学，要立即成行。为了鲁迅的赴日求学，婚事就只好延期了。

1902年2月20日鲁迅回绍兴家里准备行装，告别母亲，并表示反对这件婚事，要朱家姑娘另外嫁人，他不同意此项结合。

但母亲固执，不许儿子多言，因为当时子女婚姻是父母的事，而不是儿女可以自己作主的。鲁迅去东京之后，又曾来信提出退一步的要求，必须女人放足，不缠小脚及去读书，进学校学习，这两个条件。这也没有被家里看重，是否传达到女家，也不明白。1903年8月鲁迅回家省亲，母亲又和他说到这件婚事，告诉他朱家姑娘贤淑，德、容、言、工四美俱全，是个难得好姑娘，要他就范。鲁瑞的这些话当然是根据谦少奶奶告诉她的，她深信不疑。鲁迅也无话可说。

1906年，鲁迅中止了在仙台学医而回东京来从事文化工作，写文章、出刊物，办杂志，以为此乃救国之根本。忽然家里来了信，说母亲有病，要他迅速回家。实际是催鲁迅回来办婚事的饰词。绍兴有“养女不过二十六”的话。现在朱安已经28岁了，家里急于把她嫁出去。大约朱宅催得急，鲁瑞只好用计骗儿子回来成亲。鲁迅回到家里，一看母亲无恙，正忙着为他办喜事，心里已经明白，但事已至此，没法挽救了。他也死了心，所以婚礼在新台门大厅里举行，锣鼓喧天，新嫁娘花轿抬来，凤冠霞帔，一切如仪。鲁迅像木偶一样，听人摆布，不但装起了假辫子，而且袍帽整齐，同新娘双双一起拜天地和祖宗，被花烛导引送入洞房。

呈现在鲁迅面前的新娘朱安，身材矮小，面无血色，长脸黑肤，并不美丽，加上一双裹得小小的三寸金莲，有一种病态的样子。鲁迅感到十分失望，悔恨交加，心中烦恼。在新房里不声不响，闷头翻书，新婚之夜，鲁迅没有和新娘共枕，同床异梦，不交一语。

完婚之后，鲁迅才明白母亲急于催他回来是因为听到了一种谣言，说有同乡人在东京街头看见鲁迅和一个日本女人领着小孩在散步，这消息使朱家震动不安，拼命来催促成亲。母亲无

可推托,只得称病叫儿子回来。

婚后第四天,鲁迅决定再返日本,此时正好二弟周作人在南京水师学堂毕业,被批准赴日本留学,两人就结伴同行了。可怜新嫁娘朱安,还不知缘何得罪了丈夫,而遭到如此冷落。好在中国女人是有耐心的。旧道德教她们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必须从一而终的闺训,深入女心,也只有惶惑不解,自怨自艾而已。鲁迅则以为女方又不听从他退一步的放脚及读书两个起码条件他也是无可妥协的了。但他是个孝子,说“这是母亲给我的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她”。

鲁迅是长子要负担全家的责任,他们家境困难。母亲要他复兴家业,先回来工作,改善家庭经济。鲁迅觉得这也是应该的,遂于1909年8月回国来了。先在浙江两级师范任化学和生理卫生课教员,旋于1910年6月回绍兴,任绍兴府中学堂学监。回到绍兴之后,他还是长期住宿在学校里,不回家过夜,大大违背了母亲的希望。母亲是希望他回来之后,同朱安夫人和解,传宗接代完成夫妻的使命的。鲁迅一贯对朱安冷淡,从不同房,而且也尽量避免见面,接触,避之有如蛇蝎。这是使朱安十分懊恼悲伤的。朱安千方百计想取得鲁迅的好感,但有时反弄巧成拙。这个家庭始终只有让母亲操心。

不过鲁迅还没有遗弃朱安,1919年举家北迁到北京居住,也带了朱安同母亲同去的。母亲似乎已经缺不了朱安这个伴侣了,婆媳二人是很相得的。在北京八道湾想维持大家庭的三兄弟同居一宅的生活,终于无法持久。鲁迅与二弟周作人之间,发生矛盾,三弟周建人已先离开北京自谋生活。鲁迅也在1923年夏末,同母亲和朱安离开了八道湾大房子,借砖塔胡同俞芳家里暂住,又另外在阜成门内西三条买了一所小小的四合院,修缮一下,次年就搬进去定居了。这就是现在的“鲁迅故居”地方。此处

正屋东边一间，由他母亲鲁瑞住。中间后面的“老虎尾巴”鲁迅自己住，又是他的书房，写作的地方。西边一间朱安夫人住。中间是吃饭间也是会客室。鲁迅同朱安的关系，还是那个样子，各居一室，互不干扰。朱安的确只是他母亲的媳妇，经常出入于西三条的许钦文也说：“她对于老太太的饮食起居固然照料得很好，生活习惯也相同，老太太和她在一起才觉得舒适。对于来往的小姐们和我们小字辈的男学生，她都亲切地照顾，所以大家都敬重她。”由此可见，朱安夫人在家庭里的地位是稳定的。鲁迅被叫做“大先生”，而她被叫做“大师母”，名份上也是确定无疑的。在家里，她是操持一切家务，粗细活计都由她担任。正如俞芳所记，当鲁迅决定离开八道湾时，问她是仍留在八道湾，还是回绍兴朱家时，她回答：“八道湾不能住，绍兴朱家也不想回去。你搬到砖塔胡同，横竖要人替你烧饭、缝补、洗衣、扫地的，这些事我可以做，我想和你一起搬出去。”朱安的态度是很明白的，她是始终没有失望，始终存着一种希望，一直到鲁迅同许广平的恋爱成立，到他们从广州到上海定居，公开同居，而且表面也不作任何结婚的形式，直到生了儿子海婴。海婴的诞生，使鲁瑞十分开心，因为周家的这支长房也有后了。朱安夫人也高尚，因为她觉得自己没有儿女，鲁迅有了儿子，也就是她的儿子，还可以自满自慰的。不过她的空想的期待，此时是破灭了，有些悲哀而已。这是中国旧式女子常有之事，朱安不过其中之一，也是受到了旧式婚姻的灾难罢了。

后来朱安一直在北京鲁瑞身边，一直到鲁迅逝世，鲁瑞逝世，她仍居住在西三条，住鲁迅的故居，对挂着的周树人遗像祈祷说“生为周家人，死为周家鬼”。到1949年6月，朱安才逝世。

飘零的诗魂

——写苏曼殊

蔚江

苏曼殊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极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诗人、文学家，享有“诗僧”、“情僧”、“革命僧”之称。他在诗歌、小说、翻译、绘画等方面都有突出的成就。由于多种历史原因，致使曼殊这样一代英才竟鲜为人知。但近几年来，苏曼殊和他的作品重又越来越受到国内外文化界人士的关注。英、法、日、美、新加坡、澳门等地都有人专门研究苏曼殊，法国和日本还翻译出版了他的小说集和诗集。曼殊的作品已经走向世界并渐渐形成一股“曼殊热”。

曼殊一生只活了35岁，不幸的身世、漂泊的生涯、离奇的际遇使他短暂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作为一个僧人，曼殊始终不能忘“情”，他不能不爱自己灾难深重的祖国母亲，不能不爱杰出的师长、朋友、同志，不能不爱那些身世凄凉、温柔美丽的女性。他的一生是充满爱的一生，他当之无愧地应享有“情僧”之称。

这里所记述的，是曼殊一生中最为哀婉、最忧伤的最后时刻。他独自滞留在异国的深秋里。

这里是爪哇的噶班中华会馆，曼殊来到这里任英文教习已经一年多了。羁旅生活的孤寂，使他格外怀念国内的朋友们。

绵绵的秋雨下个不停。曼殊站在窗前，望着窗外密密的雨丝，心和降雨的黄昏一样沉重。